

# 张静初:知道自己做不到八面玲珑

## 坦言只想做演员而不是当明星,希望以后有能力开养老院

□据 人民网

在不久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,张静初主演的两部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、《唐伯虎点秋香2》同时参展,一条红毯她走了两次。今年,张静初共有5部电影上映,这对把做宣传当成负担的她来说是一种压力。在张静初看来,一个演员把戏演好才是王道。

张静初的生活几乎毫无破绽,谨言、低调,有关她的花边新闻不是说她去小店淘衣服,就是讲她坐在路边吃大排档。劲爆的也就是那么几则占据版面时间不长的绯闻,她不但忌讳谈,甚至会帮你清点,然后温和又坚决地予以否定。

事实上,张静初在中戏导演系上学时,表演是她最差的一门课,“解放天性”的课更是她的痛中之痛。她想不明白人为什么要扮成熊,也不知道怎么表现一粒种子长成一棵大树的过程,这些题目让她沮丧,她拒绝表演。

知道自己可以做一名演员,是她演完影片《孔雀》后。《孔雀》里外表柔弱、内心刚烈执拗的“姐姐”一角把张静初带到了柏林电影节,她骑着自行车,扬着双臂,带着被风鼓起来的降落伞毫无预兆地冲到人们面前——这张照片成为《Screen》杂志的封面。



《全城戒备》剧照



《唐山大地震》剧照



《唐伯虎点秋香2》剧照

### ▶▶“我演的所有人物,都没有我生活得幸运、奢侈”

“能够当演员,能够把你内心的情感释放给大家看,一定是脆弱的一面,生活里我把自己包裹得特别好,坚不可摧,可一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就特别脆弱。”她碰到过不如意的状态,“摄影棚特别小,也就是30多平方米,摄影师、工作人员都在,最主要的是有两拨儿人拍照,20多人在这么小的空间里,谈工作的、聊天的、熨衣服的,

各种各样的声音和人影。那天的灯光还是闪光灯,不是聚光灯,感觉所有人都站在我对面。我喊了一声:‘能让我安静一下吗?我快疯了!’那天的工作状态拧巴极了。”

她不享受做明星的感觉,如果有粉丝一起喊她的名字,她就有点几焉,“可能跟一个人在生活里给自己的定位有关系,在我心里,我就是个安静的、不怎么起眼的人,其实是自卑”。

因为自卑,她一直很努力,“我特别怕浪费时间。比如有的时候我也想看看贴吧里最近大家说了我什么,我有什么新闻。然后我就要跟自己斗争——我今天只收邮件,别的都不应该干,斗争成功了就特

别满足。有的时候被无聊的好奇心吸引,就想只看一眼,看一眼就想看第二眼、第三眼,几个小时就过去了,啥正事都没干,这个时候就挺烦自己的,感受不到我在活着”。

很多人觉得张静初幸运,人生之路走得简单顺畅,她的痛苦更多源自一个文艺女青年的自我纠结。张静初并不否认这点,她说自己是被宠坏了,“别人会说‘你看她多喜欢美化自己,谈书、谈音乐、谈电影’,可我这是在学习,这是我的正业啊!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只谈书、音乐和电影,可他们还要为生计奔波。而我,琐事都有人帮我打理”。张静初坦言:“我演的所有人物,都没有我现在生活得幸运、奢侈。”

### ▶▶“瘫不了就能接着演”,压力大时会哈哈大笑

2005年拍《花腰新娘》时,一辆皮卡车载着6名舞龙队的队员拐弯时,只听一阵尖叫,车厢后面一个人没有——全甩出去了。事后得知,这个司机只有3天驾龄。张静初当时皮开肉绽,倒还知道试试脚趾能不能动,“很好,没断,要

不然啤酒节舞龙那场戏就拍不了了”。简单处理后,她一瘸一拐地进入下一组拍摄。等发现腿上有凹陷再去医院时,医生告诉她,最佳治疗时机已过,没有办法填平她腿上的“坑”了。

2010年6月拍《万有引力》时,楼梯上挂着一个铁齿轮,张静初和郭涛边吵边往楼下走,不小心把铁齿轮碰掉,碰到了张静初的脚上。当时她惨叫了一声,导演还以为她在演戏,没喊停,张静初只能咬牙继续演后面两人互相撕扯、扭打的戏。喊停后,她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,低头一看,左脚拇指掀起了一大块肉,疼得浑身冒汗。当时已经凌晨1点,工作人员买来云南白药,止血后裹巴裹巴,第二天她又接着演。“我想反正不是致命的伤,瘫不了就能接着

演。主演如果休息,全组人都得歇了,那么多人每天得损失多少钱啊!这种压力太大了”。

张静初压力大时会一直哈哈大笑,而且是控制不住的那种。演《门徒》里的吸毒母亲时,她给一个朋友打电话,边说边哈哈大笑,朋友很了解她:“压力很大吗?要崩溃了吗?”

“这可能是生理上的自动调节。比如范伟,你看他屏幕上生龙活虎,可生活里特别安静,特别内向、害羞。据我观察,一般生活里特别能讲段子、活泼得一塌糊涂的人,99%演不了喜剧,可能是因为这些情绪在生活里全释放了,在镜头前就没有东西可以释放了。我碰到的喜剧演员,大多数是生活里比较安静的人。”她说。

### ▶▶“耐力和定力最重要”,只想做演员而非当明星

张静初内心一直有个结,因为外婆的离世。

2004年春节前夕,张静初回家乡福州录电视节目,录完直接回了北京。回到北京第六天,哥哥在电话中告诉她,外婆因脑血栓去世了。“后来听我爸说,外婆临终时只有两个愿望:第一是按照基督徒的仪式,身着白衣白裤,就像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,纯净洁白地在姐妹们的祷告声中体面安详地回到天父身边;第二就是要见

她最爱却不孝的外孙女最后一面,这个外孙女已经两年没有回家看她了。”张静初说。

张静初从小跟外婆特别亲,童年时最快乐的事就是放假可以去外婆家。每次开学,她都是被爸爸强行带走的。在回家的四五个小时车程里,每次路途过半,她才能止住眼泪。

而今6年过去了,张静初还打不开这个心结,两三个月就会梦到外婆一次,然后在梦里哭醒。“梦里,外婆特别孤独,静静地坐在一把小竹椅上,一句话都不说。”张静初说,“每次回家看到外婆坐过的小竹椅,我就受不了,总觉得外婆就坐在那里。外婆的去世让我有时觉得自己为之努力奋斗的一切都没有意义。以前的我,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”

张静初希望自己以后有能力开养老院。她说:“做临终关怀的人是了不起的,在生命的结尾好孤独、好无助。我觉得,想想死就能好好地生,尤其像我这种骨子里内向、心理负担很重、担心很多的人,经常需要想一想这些。我现在正试着把自己打开,如果我真的完全变了,可能我就如鱼得水了,可我知道自己永远都做不到真正的八面玲珑。”

对于自己的未来,张静初的想法很清晰:做一个演员,而不是明星。“有些人是以长跑的姿势进入跑道的,有些人是以短跑的姿势进入跑道的,我想我还是适合长跑。我知道,在很短的时间内,有一些演员可能迅速地从我身边跑过去,远远超过我。不过没关系,我是跑长跑的,耐力和定力最重要”。



张静初